

七夕小叹

□孔祥秋

七夕，西汉时已普及，发展于唐，鼎盛于宋，一路传承，喜气洋洋。

唐宋，历史的文化盛世。一为牡丹，花开富贵；东洛阳，西长安，粲然绽放；一为青瓷，素雅俊逸，北汴梁，南临安，静守一方。唐和宋，各美其美。

牡丹再美，终敌不过岁月的摧残，片片花瓣次第凋落。唐，江山破碎，零乱成了五代十国。在那风雨飘摇的光阴里，一国一国，就是那离了枝头的花瓣，飘忽不定。

好在这碎了一地的花瓣，终于被收拢在一起，那就是大宋。几十年的风雨洗礼，花瓣已褪去大多颜色，这就是宋瓷的简明。花瓣拼接处的纹理，就是宋瓷的开裂。宋，一件文艺的瓷器。

唐有七夕，宋有七夕，夹在中间的五代十国，虽是一段颠沛流离的历史，也是有七夕的。那夜，半弦月光照山河，他来到这世间。七夕出生的他，果然心怀浪漫，情倾天地。但他的一生千愁万愁。他，就是南唐后主李煜。

李煜，占了唐朝的姓，归了宋朝的命，如此尴尬。他本叫李从嘉。从嘉，依善依美，如玉如月，很温润的名字。作为皇六子，在兄弟十人中，不前不后，理应做那个不偏不倚的富贵闲人。可他“骀负重瞳”的帝王权贵相，惹了皇长兄的嫉恨。兄弟的目光犀利，李从嘉只能避祸于诗词。诗词，是他的天分，也是他的无奈。这种文艺生活，其实是他无可选择的惆怅。当李从嘉真正爱上诗词醉心其中时，岁月却不想给他这样自在的韵调，他再次无可奈何地成了那个王。只可叹，南唐江河日下，一杆竹管羊毫的笔，实在无力与宋朝的刀剑相厮杀，他又无可奈何地成了那个囚。

李煜，终究是个男人，那些柔红软绿之

词没有枯萎，却是逆寒而唱，终于有了家国筋脉。可故国月明，愁如江流，他已经无力回天。

生，无可选择，上弦月初起，照的是他自己家的山河；死，也无可选择，又是上弦月初起，照的却是别人家的山河。面对大宋天子的那壶酒，李煜只能一饮而尽。牵机毒让他身体蜷缩，再蜷缩，最后一刻，他努力挺了一下头颅，想看一眼自己的女英。这位饱受宋太宗羞辱的小周后，正在悲情的曲调里，给他跳故乡的一支舞。可李煜用尽最后的力气，也没看到女英的身形，佝偻的脖颈已经僵硬。他，只看到了地面上女英的一抹淡淡的影子。这是最后一抹他故国的月光，淡淡的暗，深深的愁。“作个才子真绝代，可怜薄命作君王。”十四个字，叹尽李煜一生。

叹李煜，也叹他的山河，谁不说那江南好？南唐，在阳光里开始，在月光中结束。不是吗？南唐这江南之国，历一帝二主，烈祖李昇、中主李璟、后主李煜。这三人的名字，都占了个灼灼其华的“日”字，却是不一样的光芒。他们看似是用字越来越讲究，却有一种不祥的预兆，颇值得玩味。

李昇，强势开国，日在当头为冠，普照八荒，万众朝拜，引领一时风云。李璟，有雄心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业，却没有纵横之才，失却了淮南十四州，日字偏斜，王气也无法端正，微弱的光芒只能勉强照亮摇摇欲坠的京都。李煜，在温婉的月光里来去，全然没了一国之君的样子，夕阳西下的日字，在北宋气势汹汹扑面的战火前，黯然失色。即便是想偏安一隅，最后也站不住脚了。半弦月光里生，半弦月光里死，他，一生都是月光一样无骨。月光，说光不是光，虚无缥缈的烟岚，可以利诗酒，可以动情怀，却不宜江山。南唐的走势，似乎就在这三个人的名字里，一步步黯然失色。

李煜，七夕喜气里的这段悲情，让我觉得岁月需要月光的吟唱，更需要阳光的呐喊，铿锵之词是不可或缺的旌旗和战鼓。

邂逅竹林

□朱睿

夏天的一个上午，我顺着一条青石板路缓缓地走，路两侧是黄色、红色的大花牵牛，野菜、野草恣意，使褐色的土地显得不再那么单调。油桐、槐树、苦楝的花朵早已凋落，只余一树一树的绿。活泼的鸟儿斜斜地划起优美的弧线，再随心所欲地打个旋儿，倏忽隐入林中，林叶间偶尔还会传出清脆的鸣啼。在我听来，如同青春的回声。前方通向何处，我并不知道。初入此，只因清静。

就这样，可以暂时摆脱世事纷扰，心无旁骛地亲近自然，于我，是几近奢侈的一件事。

前段时间，我失业，母亲住院，父亲在家也需要照料，刚租的房子亟需打理。生活这一套组合拳将我打得低入尘埃，令我深刻体会到人至中年“上有老下有幼”的尴尬与无奈。但也正因如此，人至中年的我却不能轻言放弃，怎么办呢？慢慢来，先跪着再爬起来，不怨不悔，继续前进。

继续前进就会有出路。

后来，我又找到了工作，然后联系家政公司为父母找到了保姆。我们的三口小家，谁有闲暇，谁就会不遗余力地收拾租住的房子，彼此分担，共同成长，反而其乐融融。

宛若路上的我，走得腿麻脚胀之际，没想到会邂逅一片竹林——那片绿色的屏障，瞬间为我带来了惬意的清凉。竹，四季常青，正直、质朴，它们迎着风，在阳光下微笑，在雨中生长，一节一节又一节，向上向上再向上，生长。

竹林外环绕着半米高的竹篱，其间交错的菱形空格子，让我恍若回到自家的旧院落。是谁说过，童年是一支竹笛，轻轻一吹，就脆亮得响彻记忆。而最妙的莫过于眼前，千竿竹簇拥着，挺立着，随风而舞，竹涛阵阵，使得蛰伏于我心中的无数的梦开始苏醒：我希望成为竹筏上的一名旅人，一支竹篙撑起浩渺烟波，万千景致尽收眼底；我打算于竹林前，素衫长裤，腾挪跌宕地舞动竹剑，夜晚，吹起竹箫，声韵朗朗，与清风明月相和；我寄意于黑瓦白墙下，掀起竹帘，从桌上的竹筒里抽出毛笔倾情描画，一弯拱门，依着院墙，怪石旁几枝秀竹依然在霜雪绽放里精神抖擞。

平日里，寻常可见餐厨用竹筷、竹砧板，卧榻用竹席，坐有竹椅、竹凳，走有竹杖，休闲有空竹、风箏……人们真正做到了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。

据说，“竹报平安”出自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续集》：北都只有童子寺里有一丛竹子，刚数尺高，主管寺院事务的纲维和尚每日都向寺院有关人员报告，竹子没有枯萎，很平安。后以“竹报平安”指平安家信，简称“竹报”，竹子随即成为吉祥平安的象征。丹青妙手垂青于竹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邂逅竹林，我体悟到少年上进、青年有梦、中年坚挺、老年平安的重要性。走出竹林，阳光中的我脚步轻盈，目光坦然而坚定。

一孔之见



一朵玫瑰

□寅青

给我一束玫瑰
一朵也可以
新鲜时
我将它别人发梢
当我散开头发
我会将它插入扣眼

它迟早会枯萎
这不重要
它的芳香，依旧能伴我起居
有时，它被我安置在某本书页
伴我阅读，做有味道的书签
有时，它被我盛入瓶中
入睡前，拧开瓶盖闻一闻
必将催生一场美梦
偶尔，也会将它揉得粉碎
一如往昔的甜言蜜语
听，那些誓言的诞生
像极了一朵盛开的玫瑰

梦里

□于金元

被老虎撕裂
仰望的一堆棉花
给一根火柴就着

在火热里
眺望冬天的冰雪
眼睛多大，天空就多大

树擎着绿色的伞
奔走，在热气腾腾里
经过我身边，眼睛没有看我

风吹来一片绿色的海
我吮吸着，像
饥饿的婴儿

脚离开了地，追着
风大了，天上一片白色的云
我在仰望

癸卯七夕·语妻

□柳林

语卿今夕是何年，牵手人生不羡仙。
经雨经霜经苦乐，有茶有酒有炊烟。
渐增阅历行天地，浅酌心怀仰圣贤。
幸运可曾私远信？葡萄架下问婵娟。

游峡山

□吉建伟

情寄钟灵地，烟波浩峡山。
霞垂亲水近，鹤翥晚亭闲。
浪卷和心曲，诗雄颂玉颜。
鲤鱼知我意，欲跃彩云间。

峡山湖

□粘兵

雨过红轮出，湖光映峡山。
波平心觉静，雁落自清闲。
兴至歌新赋，情来咏美颜。
鱼鲜方入味，把酒笑谈间。